

纸上展厅
全省报纸副刊优秀专栏

豫章胜景美如斯

——美丽南昌生态文艺作品展作品欣赏

“江山多胜境——美丽南昌生态文艺作品展”近日在南昌市美术馆举行，展出南昌本土200名文艺创作者的诗词、书法、美术、摄影作品160件，以多元艺术形式，描摹古城豫章生态胜景，记录英雄城城乡发展的巨大变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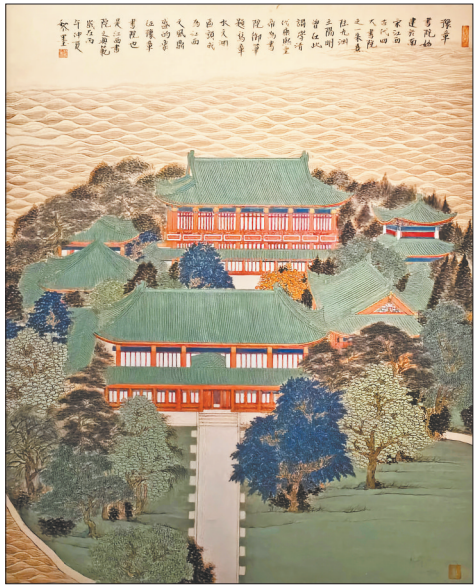
展览分诗书、美术、摄影三大篇章，其中，书法创作内容为不同作者的原创诗词，诗书合璧歌吟赣鄱风光，寄情山水文脉；绘画作品包含国画、油画、版画、漆画、水彩

(粉)画等，作者中有全国知名画家，有屡屡在全国美展中获奖的中青年画家，他们以丹青翰墨描摹城市新貌，抒发家园情怀；摄影作品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和光影，捕捉人间烟火，再现城乡蝶变，定格美丽瞬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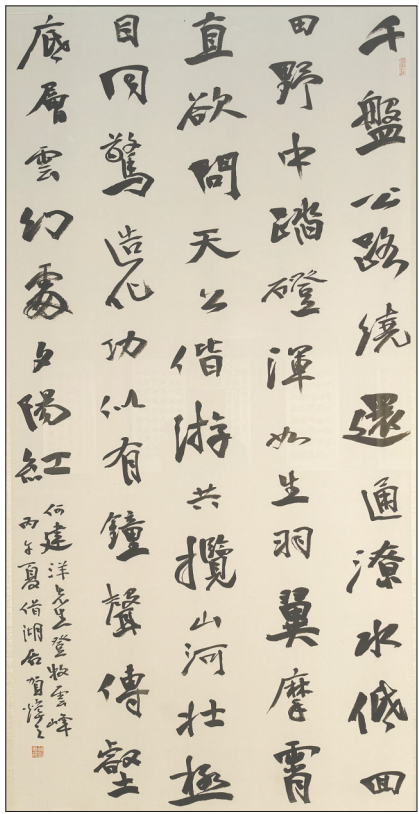
由南昌市文联等单位共同主办的本次展览，既是南昌文艺工作者对美丽家园的深情礼赞，也是南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鲜活缩影，又是南昌市文艺创作实力的一次集中展示。（本报全媒体记者钟兴旺 文/图）



油画《滕阁夜色》韦宇朋绘



国画《章水文溯》黎墨绘



行书《登牧云峰》释文：千盘公路绕还通，潦水低回田野中。踏磴浑如生羽翼，摩霄直欲问天工。俯游共揽山河壮，极目同惊造化功。似有钟声传壑底，层云幻处夕阳红。何建洋诗，贺炜书



国画《洪城新貌》刘双喜绘



《墨兰团扇》周峻(清)绘

生香花好不须多

——晚清玉山人周峻《墨兰团扇》赏析

□ 力津

兰为君子之花，墨兰则是文人画里寄托心志的经典题材。这件绢本《墨兰团扇》(上图)，出自晚清江西乡贤周峻之手，笔墨简淡，意韵悠远，是其存世颇具代表性的小品佳作。

周峻，字云峰，号怀玉山人、冰溪居士，江西玉山人，生卒年不详，晚清重要的兰竹名家，常年寓居苏州，也是海上画派前期的代表性画家之一。他师承画兰圣手蒋予检，远溯郑思肖、徐渭写意脉络，专精墨兰、墨竹，笔墨功底深得时人推崇。同治年间，张之万巡抚江苏，举办画学甄选，周峻拔得头筹，由此声名大噪。作为赣地走出的文人画家，周峻承袭了江西文脉清雅内敛的气质，不尚浓艳，专以水墨写清芬，以简笔寄高情，在晚清画坛独树一帜。

这团扇形制精巧，水墨写意绘兰一丛，构图精妙。画面右下从生兰叶，数笔兰叶向左上舒展延伸，长叶飘逸，线条富有弹性，长短交错、疏密相生，没有繁复铺陈，寥寥数笔便写出兰草临风摇曳的姿态。淡墨点写兰花，花瓣简括灵动，藏于叶间，含蓄内敛，契合兰花“幽居空谷”的品性。

扇面左侧行书题诗：“生香花好不须多”，书法秀逸清劲，与写兰笔法相通，书画相得益彰。一方团扇之内，诗、书、画、印四美兼备，正是典型文人画的完整范式。

整体笔墨层次分明，浓墨写主叶，淡墨绘兰花，干湿变化自然。古绢历经岁月沉淀，更添古朴温润的旧气。画家不刻意描摹兰花外形，而是重在写兰之风骨，舍弃艳色，纯以水墨表现幽香自守的君子品格。画中题句为点睛之笔，既是咏兰，又是自况：君子德行，不在张扬，贵在清雅自持。此作尺幅虽小而格局开阔，笔墨简练却余韵悠长。

东篱秋菊有佳色

□ 刘昌宇

提起菊花，人们自然想到陶渊明。周敦颐《爱莲说》写下“晋陶渊明独爱菊”，奠定了菊花作为隐逸之花的文化定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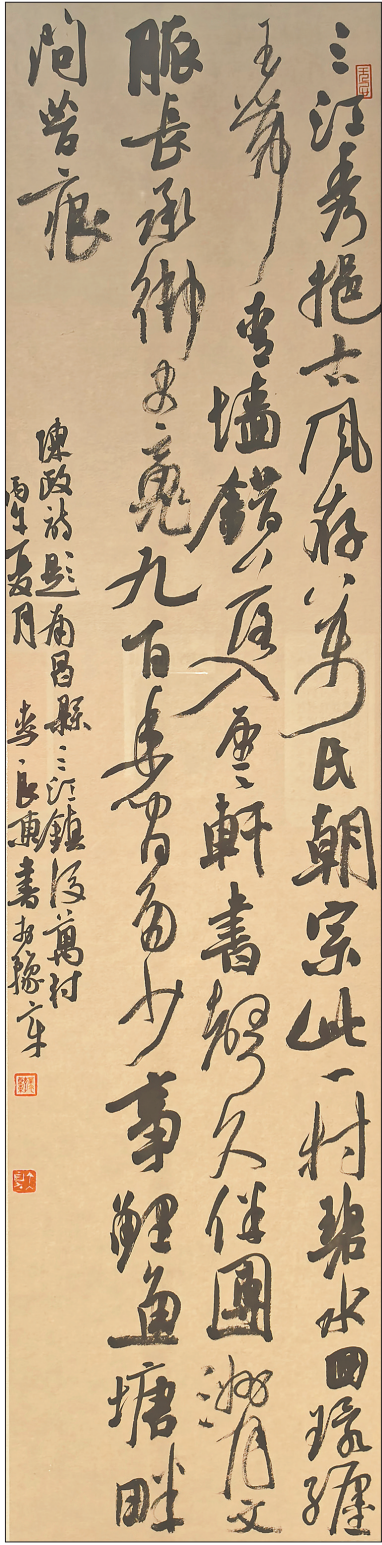
实际上，陶渊明并非最早咏菊之人，但却是赋予菊花精神内核的重要人物。在春秋战国时代，菊花已经进入文人的文学视野。屈原《离骚》中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”，借菊花象征自身高洁品格。此时菊花仅仅是品行洁净的象征，尚未和隐逸产生关联。而到了汉魏时期，民间则普遍相信服食菊花能延年益寿，南阳菊水长寿的传说广为流传，重阳饮菊花酒习俗兴起，人们对菊花崇尚的多是其药用价值。

陶渊明归隐浔阳柴桑之后，菊正式走进他的田园生活。他辞去彭泽县令，其《归去来兮辞》句“三径就荒，松菊犹存”，荒芜庭院里依旧生长的菊花，象征着作者历经世事之后不曾改变的本心。躬耕田园的岁月里，他多次在诗作中描摹菊花。《饮酒·其七》云：“秋菊有佳色，裛露掇其英。泛此忘忧物，远我遗世情。”清晨带着露水采摘菊花，投入酒中，以此消解俗世烦扰。而家喻户晓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则勾勒出最为经典的隐逸图景。

菊于寒霜之中独自开放，不与百花争春，恰好契合陶渊明不慕仕途、安守田园的人生选择。东晋乱世，数次出仕的陶渊明看透名利场的虚伪，选择退守田园。菊花没有牡丹富丽，缺少桃李明艳，静静开放于篱落之间，这种平淡自持，正是陶渊明追求的生命状态。

在陶渊明时代，菊花还未成为隐逸的代名词。到了南朝，诗人江总名句“故乡篱下菊，今日几花开”，直接化用陶渊明诗的意象，“篱菊”自此成为文学符号。到了唐代，文人普遍推崇陶渊明，“陶菊”一词广泛出现，菊花隐逸的意象成型。宋代文人进一步发扬，周敦颐界定菊花为“花之隐逸者”，从此广为流传。后世无数文人，失意之时偏爱种菊、咏菊，将东篱采菊视作精神归宿。

当然，后世也有人咏菊脱离陶渊明意境的，如黄巢笔下“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”，却是赋予菊花抗争的气魄。这也是自陶渊明以来菊文化象征意义的一种延伸。



草书《题南昌县三江镇后万村》释文：三江秀挹古风存，万氏朝宗此一村。碧水回环缠玉带，青墙错落入云轩。书声久伴团洲月，文脉长承御史魂。九百年间多少事，鲤鱼塘畔问苔痕。陈政诗，李良东书



图二：藏于金华市博物馆的四叶孔子弟子纹铜镜



图三：故宫博物院藏铜镀金戒盈持满

收藏一线

全省报纸副刊优秀专栏

千年铜器传师道

□ 陈佳

铜，是华夏文明古老的记忆载体之一。“尊师重教”这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传承的理念，通过铜器特有的质感和形制，得以转化成了可触可感的物质存在。

铎是古代响器，状若大号铃铛，内悬可以活动的铎舌。摇动时，铎舌撞击器壁就会发出声音。汉代许慎在《说文解

字》中记载：“铎，大铃也。”铎舌有木质与金质之分，“文事奋木铎，武事奋金铎”，颁布政令、施行教化时，就摇响木铎；采取军事行动时，就摇响金铎。而铎之所以化身师道象征，则源于《论语·八佾》里那句“天下之无道也久矣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。”孔子常以木铎自比，认为自己就是上天派来教化民众的一个铃铛。

山东省青州博物馆藏有一件铜铎(图一)，正是这一文化符号的珍贵实物。此铎出自元代益都路府学。唐宋以来“庙学合一”，府学既为官办教育机构，也承担祭孔功能。其整体造型和功能都类似于现代学校的铃，顶部铸有双龙钮，器身饰有三圈乳钉纹，下方有八卦纹，口沿则环绕一周云雷纹。每一种纹饰都有深意：龙纹寄寓学子成为栋梁之才，云雷纹则与“仁义礼智信”的教化理念相呼应。铎鸣声声，既是日常作息的号令，更是对学子“惜时、守时”的反复提醒。

如果说铜铎是师道精神的“声”之象征，那么铜镜便是“像”之呈现。1976年出土于浙江金华西晋墓的四叶孔子弟子纹铜镜，是目前全国仅见的以孔子讲学为纹饰的铜镜。这枚直径仅16厘米的铜镜(图二)，目前

收藏于浙江省金华市博物馆。镜背以四叶分隔，对称分布“弟子子贡”“弟子颜渊”“弟子仲由”和“孔圣人”四位人物，并以文字形式明确了孔子与其三大弟子的身份地位。四叶间还饰有双鸟与松柏，以示圣人的高洁儒雅。此器以近乎直白的图像，将孔子与三位高徒论道的场景铸于方寸之间，反映了儒家思想在魏晋时期的崇高地位和深远影响。

铜器中还有一类“沉浸式教具”——欹器，也称“宥坐之器”或“戒盈持满”。器物以框架为支座，中间的杯状容器可在支架上自由转动，如向杯中注水，水至一半时容器竖立，水满则自动翻倒，水全部洒出。孔子参观周庙时见到后，命子路注水试验，发现其“虚则欹，中则正，满则覆”，便借此告诫弟子“满招损，谦受益”的道理。

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清光绪年间的“铜镀金戒盈持满”(图三)，由清官造办处制作，通体铜质镀金。器高15厘米，直径11.7厘米，架子高45.7厘米，宽18.5厘米。正面横梁篆刻“光绪御制”四字篆书，框架下部有一横梁，其下镶嵌条环板。板两面均有阳刻铭文，记录了孔子观欹器时与守庙者的对话。



图一：山东省青州博物馆藏元代铜铎